

譯 原 高 ★ 著 因 特 司 柯 狄

# “值價餘剩”叫麼什

行 印 社 版 出 風 正

書叢主列馬

# “值價餘剩”叫麼什

譯原 高 著因特司柯狄



行印社版出風正

馬列主義叢書

“剩餘價值”叫麼什

★

著者 狄柯司特因

譯者 高 原

出版者 陳 汝 言

發行所 正風出版社

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  
南京大行宮東海路

分發行所 聯營書店

北京·上海·漢口·廣州

出版期 一九五〇年八月滬初版

有版權★禁翻印

(120) S. 0001-3000

(P. 88)

## 前記

這本小冊子，原著者爲波蘭人狄柯司特因，據說中國也有中譯本的，惟譯者尚未看到。這個本子係從朱華新先生的拉丁化新文字本中譯出。這本書的內容：主要是解釋一些關於「剩餘價值」的問題，可作爲一般初學經濟學者的參攷材料。這本書的特點，是從普通的簡單的經濟現象分析起，這些現象都是我們每一個人日常生活所經過的。例如：商品的買賤賣貴，這是我們日常知道的，我們日常都以爲這個現象是資本家剝削消費者，但實質是資本家們在分配工人的剩餘勞動，根源還是剝削了勞動工人們所創造的剩餘價值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是得不到其全部代價的，資本主義社會一切不勞動的收穫，都是瓜分了工人剩餘勞動的緣故。讀了這本小冊子後，可能幫助

你了解這個真象。因為資本主義社會裏有許多重重疊疊的掩蔽，有許多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放出許多煙幕彈，把一般人們的眼睛都迷起來了，在這本書裏將這些資本家的秘密被戳穿了。

凡是稍懂文字的人，都能閱讀這本小冊子，讀了這本小冊子後，就能領悟馬列主義關於經濟方面的部分道理。

此外，有一點必須特別提出的，在今天閱讀這本書必須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，（新民主主義的理論，特別是共同綱領中的各項具體政策）否則讀了這本小冊子，若將一般資本主義社會與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的工運方向混為一談，發生誤解，那便有失翻譯此書之目的了。

其次，這本書因為是從拉丁化新文字本中譯出，所以，它具有大衆化，通俗化的格調，這自然是新文字本身的很大的特點，將比較理論化的著作，用深入淺出的筆法譯出，拉譯者朱華新先生在「翻譯者的幾句話」裏說得很明白：一、用中國人的口頭

話。二、少用科學名詞。三、多用複音字。四、照着最合理的方法寫。因此，拉譯者基本上是作到了這個程度的。它雖然是一本外國的小冊子，但讀起來毫無歐化氣味，不像讀文章，好像在聽講話，專門名詞也只有兩三個字的樣子。

末了，這書能夠出版，還要感謝對我鼓勵的一些朋友們並向他們致謝意。

譯者

一九五〇。六。廿三。於南京。



## 著者狄柯司特因的傳記

狄柯司特因在一八五八年生在波蘭的京城華沙。他的名字叫西門，但是在他的著作上，一次也沒有用過這個名字，總要用別名「A.Moloto」。外國的著作家常常有這種習慣。

狄柯司特因家裏很窮。在小孩子的時候，他就很聰明。到了十五歲的時候，他在中學校裏畢業了；又過了五年，他考中了大學的學位，拿到了文憑，（他研究的是動物學）。那時候他的前途是很好的。他如果要作科學家，雖然不能夠大大的發財，總是可以過一輩子的很平安的很舒服的生活。像他那樣很努力的人才，將來一定能夠得到大學者的名義和光榮。但是，他所希望的並不是這一點。到了大學畢業的那

年，在波蘭京城的工人羣衆裏面，更加緊了社會主義的宣傳，於是，狄柯司特因（他的同志，只叫他做『狄柯』），把動物學丟掉了。完全來作工人階級的事情，因此警察想抓他，狄柯於是不得不跑到外國。到了外國以後，他的生活完全改換，而成了一種新的開始。他因為再不能夠直接到工人羣衆裏面去做社會主義的宣傳了，所以，儘可能的爲工人寫文章。他的著作很多，並且他翻譯了許多社會主義的書籍，寫了許多稿子，登在社會主義的雜誌上。這一本小冊子，也就是他著的。他是一個無產者，因此他必須另外寫稿子，賣去了來維持生活。同時，他仍舊繼續研究動物學而準備很有價值的科學著作。

這一位聰明而忠實，有天才的青年，好像已經得到真正的生命，他研究的科學，辦理的事情，沒有一樣不同他所最注重的事業是有益處的。別的他完全不顧到。不過他的性情有一點特別，就是對於自己所做的事情，總是不能夠安心，他對於自己本人，永遠不滿意。說到別人，假使他們對於自己也有這樣不滿意的話，就要更加努力。

前進，得到更好的成績，改正自己的缺點，成爲更忠實更好的人才。但是狄柯司特因不管怎樣也不能夠除去這種對於自己不滿意的思想，慢慢兒的成了毛病。他對於自己不滿意，所以對於自己的能力也要失望，就是對於自己的著作也認爲一點兒也沒有用處了。然而根據他的心理來說，他決不肯，並且也不能夠白白地過日子，而對於所注重的事情沒有增加一點利益。他因爲再受不住他自己的悲觀的影響，所以，最後吃毒藥自殺了。他死在一八八四年，六月六日在瑞士的京城貝恩（Bern），後來把他的屍體運到日內瓦埋葬。

有許多人，聽到他死的消息，雖然不十分認識他也都很悲傷，各國有名的社會主義家都親自來送葬。波蘭人，德國人，奧國人，法國人，把狄柯的屍體放在墳墓里的時候，都掉下眼淚來了，因爲死掉了很忠實的，很努力的狄柯司特因。有一位年老的法國革命家，放聲大哭，好像小孩子似的，並且不斷的說，他愛狄柯，好像愛自己的兒子一樣。波蘭的社會主義黨死去了非常有用的幫手，像狄柯司特因這樣的人，不是

爲自己的生活，而是犧牲自己來求得工人階級的幸福。所以，這樣的人才，工人們應當很恭敬地，永遠的紀念着。

普列漢諾夫

一八八五・三・廿・於日內瓦・

「是不是人人都靠着自己的勞動生活的呢？」

起初看來，好像真正是這樣的。我們知道許多報紙、書籍、雜誌，甚至於教堂裏、牧師的說教，都是這樣的說法。許多人都以爲：皮匠靠着自己做鞋子的勞動而生活，裁縫靠着自己做衣服的勞動而生活，教員靠着自己教書的勞動而生活。就是廠主資本家，也要辦事，不過是用腦力辦事而不是用手做工罷了。難道不是這樣嗎？然而，實在的情形，究竟是不是這樣呢？

如果，我要回答說：「不是，世界上誰都不是靠着自己的勞動生活，不但那些皇帝，官僚，廠主，地主，都不靠着自己勞動生活，就是工人羣衆，也不靠着自己的勞動生活的。」恐怕你們聽到了這樣的答覆，就要覺得很奇怪。比方說吧：如果有一個

皮匠，不但做鞋子，並且還有一小塊土地，要自己種麥子、種蔬菜、要自己紡紗、織布、縫衣裳等等。總而言之，他在自己的家裏，真正能夠製造一切日常需要的東西，那就可以說他完全靠着自己的勞動而生活了。

在從前的時候，就是過去幾百年以前，差不多每一個城市總有附帶的土地，足夠一般居民來耕種。當時的工匠都能夠在他們所有的一小塊土地上，製造他們所需要的一切東西，真正靠着自己的勞動而生活。

但是，大家要知道現在可不是這樣了。手工業者沒有他自己耕種的土地。比方，我們指一個皮匠說吧，他做鞋子，不能夠做別的，可是，他做那些鞋子，不能夠當飯吃，也不能夠當衣裳穿；說到裁縫、木匠、石匠等等，他們也都是這個樣子。裁縫自己做的衣裳，也是不能夠吃、不能夠喝的，同樣石匠吃飯的時候，也不能夠吃石頭。

在我們這個地方，比較能夠靠自己的勞動而生活的，可以說是只有農民。他們至少也能夠製造米、麵、油、醋，有時候還能夠自己縫衣裳。可是在最近的時代，像這

樣的農民，也一天比一天少了，因為，在市場上買現成的衣裳，比自己做的又好看，又便宜

至於有些外國地方，連農民也不是自己製造日常必需的物品了。有些農民只造油，有些農民只種麥子，有些農民只種蔬菜等等，所以，他們那些用的、吃的或者穿的東西，必需到市場上去買

總而言之，你們可以看到，在世界上差不多沒有一個人能夠完全靠他自己的勞動而生活——其實，也不用說差不多，簡直是一個人也不能夠完全靠他自己的勞動。比方那皮匠，他一定要裁縫、石匠等等的勞動；一般人，要靠別人的勞動而生活的。

可是，每一個人必需勞動，如果誰也不做工，什麼東西也不能夠有——你們是不是要這樣回答我？

這話很對的，所以我們不能夠說人人靠着自己的勞動生活，只能夠說，他們靠着勞動養活自己。

然而靠自己的勞動生活和靠自己的勞動養活自己，是不是一樣的呢？

不，不一樣的。我要告訴你們爲什麼不一樣。如果那皮匠、裁縫、種地的人，和別的一般人，實在都是靠自己的勞動生活，如果照從前的那樣子，他們都能夠製造一切必需的東西，那麼，他們都能夠相信，雖然，各人的地位，或者不能夠常常是一樣，可是無論如何，決不致於餓死。

現在呢？皮匠只造鞋子，並且還想儘可能的多做些，可以當做貨物拿到市場上去多賣一點錢。如果有買主，那就很好，皮匠可以把鞋子賣出去，所得的錢，可以拿來買一些自己所需要的東西。假如賣不出去，那麼，怎麼辦呢？難道他能夠從市場上把鞋子拿回家給自己的孩子們吃嗎？難道那鞋子可以繳納國家的捐稅嗎？難道那鞋子可以歸還銀行和高利貸者的債款嗎？現在，你們才看出來，用自己的勞動養活自己和靠自己的勞動生活，不是一樣的意思了。

從前一般人都在家裏製造自己要用的東西，他們很少拿這些東西當作商品到市場

上去賣的，那個時候，可以說是靠自己的勞動生活；後來人人把那些鞋子，衣裳等，製成了商品，家裏的工作反而少了。現在哈爾濱的皮匠是給蘇聯的工匠做鞋子，蘇聯的紡織工人却給哈爾濱的皮匠織布，美國的農民供給英國工人麵包、英國工人供給上海的工人一切鐵的或者銅的製造品，所以自從一切的生產品變成了商品，運到市場上去賣的時候，誰也不再專門依靠自己的勞動生活了。而是依靠別人的勞動而生活。

